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  
28 Ma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六年

议程项目 15、34、35、40、64、70、72、86 和 135

和平文化

预防武装冲突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 2021 年 5 月 27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亚美尼亚在联合国或其他地方分发的每一份文函都继续表明，该国在捏造方面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无可争议的。

亚美尼亚由国家进行的捏造和操纵达到如此规模，以至于连社交网络都不得不关闭与亚美尼亚政府有关的账户，以防止假新闻和谎言的传播。因此，2021 年 2 月，推特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声明如下：

“根据我们的平台操控政策，我们调查并删除了 35 个与亚美尼亚政府有联系的账户。这些账户的创建是为了推进针对阿塞拜疆的言论，在地缘战略上为亚美尼亚政府造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假账户声称代表阿塞拜疆政府和



政治人物以及宣称在阿塞拜疆运作的新闻实体。这些账户从事垃圾邮件活动，以获得追随者并进一步扩大这种言辞的传播。”<sup>1</sup>

亚美尼亚常驻代表 5 月 3 日的信及其所附关于所谓“亚美尼亚文化遗产”的备忘录(A/75/870-S/2021/427)是企图通过针对阿塞拜疆散布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诽谤来误导国际社会的又一突出例子。我们拒绝接受这些文件的全部内容，同时提出以下意见。

显然，亚美尼亚尚未认识到，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普遍性，为全人类所共有，必须在平等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尊重这些权利。

因此，通过试图指责多民族阿塞拜疆对少数族裔进行所谓的起诉，亚美尼亚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与南高加索和全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亚美尼亚是独一无二的单一族裔国家。这种糟糕的局面应当归咎于该国奉行的不容忍和歧视政策，这一政策的表现是以族裔和宗教为由将所有非亚美尼亚人强制驱赶出境。

在 1920 年代苏联在该地区建立统治之前，有 50 多万阿塞拜疆人生活在当今亚美尼亚领土上的阿塞拜疆埃里温汗国。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赶出了祖传土地。1980 年代末，剩余的 20 多万阿塞拜疆人被驱逐出亚美尼亚。在强行驱逐过程中，许多无辜的人被杀害或遭到毒打，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一直被蓄意铲除。那些幸存到 1980 年代末的纪念碑、建筑物和宗教场所后来被摧毁或遭到所谓的“重建”，真正的阿塞拜疆特性被改掉。在整个亚美尼亚，所有阿塞拜疆历史遗址都被重新命名，该国中所有阿塞拜疆墓地都被摧毁和亵渎。

随后，在近三十年占领过程中，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领土采取了同样的蓄意政策和做法，证明这是一种模式。

上面提到的备忘录清楚地反映了亚美尼亚对国际法和公认价值观的歪曲理解。虽然这份文件据称属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亚美尼亚国家委员会，并经常提到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但作者似乎不了解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及其中所载具体术语和定义的含义。

有必要回顾的是，根据 1954 年《海牙公约》第 1 条的定义，“文化财产”一词指对特定国家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所有财产。《公约》同一条款例举了可被视为文化财产的各类财产。

正如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财产：军事手册》的说明：

---

<sup>1</sup> 见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company/2021/disclosing-networks-of-state-linked-information-operations-.html](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company/2021/disclosing-networks-of-state-linked-information-operations-.html)。

“特定物体、构筑物或地点是否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其所在国的问题。如果这一国家的确认为这个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对其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则该财产为“文化财产”。”<sup>2</sup>

根据 1954 年《海牙公约》第 8 条，可将一定数量用以掩护具有世界级重要意义的可移动文化财产的保藏所置于所谓的“特别保护”之下，通过将此类财产列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根据《海牙公约》保管的《国际受特别保护文化财产登记册》，给予其特别保护。<sup>3</sup>

此外，根据《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可在某些条件下并基于最终由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将一系列精选的“对全人类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文化遗产”置于被称为“重点保护”的特殊制度之下。通过将文化财产列入所称的《重点保护文化财产国际目录》，给予其重点保护。<sup>4</sup>

在亚美尼亚毫无根据和捏造的主张方面，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首先，亚美尼亚在其备忘录中没有提及在整个冲突和占领我国领土期间与 1954 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一道适用的国际人道法相关文书，与亚美尼亚不同，阿塞拜疆坚决致力于保护民用物体，即使它们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文化财产”。

其次，亚美尼亚备忘录中提到的一些物体肯定不属于 1954 年《海牙公约》定义的“文化财产”，也不享有国际人道法的保护，无论其名称如何。其中一些物体是在 1990 年代初亚美尼亚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后在领土上建立的，以代表殖民化和吞并政策，篡改历史，散布基于族裔和宗教的仇恨。

在此只需指出，2017 年在阿塞拜疆杰布拉伊尔区建造了一座礼拜堂，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众所周知，在 1993 年占领前，亚美尼亚人从未在该地区生活，该礼拜堂建在军事营地，只为非法部署在该领土的亚美尼亚占领军人员服务。正如亚美尼亚大众媒体 2017 年以明显挑衅的方式所作的报道，建造该礼拜堂是为了表明这些土地永远不会归还给阿塞拜疆，这些土地“不仅是亚美尼亚国家边界、而且是整个基督教世界边界的起点”。<sup>5</sup> 自建造以来以及在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最近的敌对行动期间，该礼拜堂被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用于军事目的。

另一个讥讽和侮辱的例子是，在 1992 年 5 月阿塞拜疆舒沙市被占领后，在该市竖立了 1990 年代亚美尼亚前国防部长和总理瓦兹根·萨尔基相的雕像，他早先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对夺取阿塞拜疆领土并实施族裔清洗以及残酷杀害其平民负有责任。不过，这种公然的无耻行为在亚美尼亚很常见，在那里，甚至纳粹通敌者 Garegin Ter-Arutunyan (绰号“Nzhdeh”)和 Drastamat Kanayan (绰号“Dro”)、

<sup>2</sup> 《保护文化财产：军事手册》（巴黎，教科文组织，意大利圣雷莫，国际人道法研究所，2016 年），第 45 段。

<sup>3</sup> 同上，第 50 至 52 段以及附录二。

<sup>4</sup> 同上，第 53 至 55 段、第 232 至 233 段以及附录二。

<sup>5</sup> 例如见 <https://times.am/?p=225557&l=ru>。

国际恐怖分子 Monte Melkonian 以及其他杀人犯和罪犯的雕像也被认为对该国的文化遗产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用说，这一立场绝不会被国际法接受。

第三，在三十多年的冲突和占领期间，亚美尼亚不仅掠夺、捣毁和破坏了被占领土上的阿塞拜疆文化遗产，而且还蓄意和有目的地改变了许多建筑物以及文化和宗教场所的真实建筑风格和独特特点，使其看起来像是亚美尼亚建筑，其中特别包括历史性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教堂。<sup>6</sup>

此外，在占领舒沙市后，亚美尼亚人将俄罗斯东正教施洗圣约翰堂改名为“圣霍夫汉尼斯·姆克里蒂赫教堂”（又称“Kanach Zham”），改变了该教堂的外观。可汗会议厅（官署）是在 1750 年代前半期卡拉巴赫的帕那·阿里汗建立舒沙作为卡拉巴赫汗国首都后修建的，自 1887 年以来一直用作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在占领期间遭受了同样被滥用和改建的命运。亚美尼亚人将教堂改名为“加扎切索特大教堂”，并以“重建”为借口改变了教堂的建筑结构，使其看起来像亚美尼亚格列高利主教座堂。

在这方面，亚美尼亚避而不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市有一座亚美尼亚启蒙圣格列高利主教座堂的事实。阿塞拜疆政府将这座 1860 年代建造的教堂列入了具有国家重大意义的不可移动的历史和文化古迹名单。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领袖卡雷金二世宗主教和亚美尼亚议会代表团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访问了该教堂。

第四，不幸的是，篡改并不限于上述行为。正如我在 2021 年 5 月 4 日的信中所述（见 A/75/872-S/2021/429），从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阿塞拜疆领土显示出“考古发掘”和所谓“重建”工程的痕迹，亚美尼亚在那里进行的这些活动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1954 年《海牙公约》及其第二议定书。同样，在阿塞拜疆解放的克尔巴贾尔区发现了一个生产“古代”亚美尼亚十字架石“卡其卡”的现代化作坊。这些十字架石被用醋进行氧化和处理，以便显得古旧，然后被深埋地下，作为“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亚美尼亚人在该地区有着长达数百年的根。

阿塞拜疆政府将一视同仁地修复和恢复在冲突期间遭到毁坏与破坏的所有历史和文化遗址。在富有经验的专家和建筑师的参与下，解放区的各项工程正在进行中。

篡改和修改历史是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歪曲和曲解国际法一道，力求实现消除被占领土上阿塞拜疆文化和历史根源、从而推进排他性并夯实领土扩张主义和族裔清洗政策的目标。亚美尼亚尚未放弃这些打算及其实现方法，亚美尼亚社会中令人担忧的仇视阿塞拜疆情绪正在上升，该国不应忘记，正是其对无休止有罪不罚现象的依赖使得这一政策的惨败不可逆转。

---

<sup>6</sup> 详情见阿塞拜疆外交部和盖达尔·阿利耶夫基金会，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以文化遗产为攻击目标，“加拉巴赫的真实情况”系列节目（巴库，2007 年），可查阅 [https://mfa.gov.az/files/shares/War\\_Against\\_Azerbaijan%20\\_%20Targeting\\_Cultural\\_Heritage.pdf](https://mfa.gov.az/files/shares/War_Against_Azerbaijan%20_%20Targeting_Cultural_Heritage.pdf)。

如果亚美尼亚真正对持久和平感兴趣，该国必须正视其明显的恶行，认识到持久和平的目标绝不可能通过对周边国家和民族提出领土主张、进行侮辱和仇恨以及蔑视他们在自己家园里生活的正当权利来实现。

我们将一再强调，除了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在国际公认边界内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两国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别无其他选择。阿塞拜疆决心推进和解、和平共处、发展与合作的议程。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5、34、35、40、64、70、72、86 和 135 下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